

SUDIAI
WENXUEMINGZHU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墨庄漫录



3

远方出版社

1105928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墨庄漫录



主 编:王玉芬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105928

远方出版社

全(元88.400;份 家

8828011



善学文典古国中

泉

墨

花王王：能：主

主 编：王玉芬

责 编：胡丽娟

出版发行：远方出版社

地 址：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：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3800 千字

印 张：126

标准书号：ISBN 7-80595-682-0/I·267

印 次：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3000 册

定 价：604.80 元(全 36 册)

前 言

中国古代文典经籍，上起殷周之际，下迄清季近代，其渊源之流长，数量之浩繁，意蕴之深远，文思之博奥，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，也堪称璀璨夺目、无与伦比，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。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，那些彪炳史册，传之千载，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、名著名篇，更是博大精深，流光远播。

然而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如何探幽寻径，进而登堂入室，受惠得益，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，如若疏于识辨，不加慎择，势必如同海空泛叶舟，甚至难取皮毛。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，便很难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意淋漓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，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，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可以“兴”、可以“观”、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，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，质朴平实，生动鲜活，文辞优美，蔚为壮观；《天工开物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，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；《梦溪笔谈》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，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

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营造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,内容十分广泛、丰富,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《梦溪笔谈》是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;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,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、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,它缜密的军事、哲学思想体系,深远的哲理、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,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,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,享有极高的声誉……。总之,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,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。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,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。

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,编委们无不倾心力,披沙拣金、精心采撷,然古籍浩瀚如海,难免会有所遗漏,有失偏颇。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,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06年8月



目

录

墨庄漫录·卷一·····	(1)
墨庄漫录·卷二·····	(10)
墨庄漫录·卷三·····	(21)
墨庄漫录·卷四·····	(32)
墨庄漫录·卷五·····	(43)
墨庄漫录·卷六·····	(54)
墨庄漫录·卷七·····	(66)
墨庄漫录·卷八·····	(76)
墨庄漫录·卷九·····	(86)
墨庄漫录·卷十·····	(95)



墨庄漫录·卷一

仆以闻见虑其忘也，书藏其篋，归耕山间。遇力疲，释耒之塍上，与老农憩谈，非敢示诸好事也。其间是非毁誉，均无容心焉。仆性喜藏书，随所寓榜曰“墨庄”，故题其首曰“墨庄漫录”。淮海张邦基，子贤云。

范蜀公乞致仕，章四上未允。第五章言“臣所怀有可去者二”，谓“言青苗不见听，一可去。荐苏轼、孔文仲不见用，二可去。”章既上，遂得请。

张宣徽安道守成都，眷籍娼陈凤仪。后数年，王懿敏仲仪出守蜀，安道祝仲仪，致书与之。仲仪至郡，呼凤仪曰：“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？”凤仪泣下。仲仪曰：“亦尝遗尺牍，今且存否？”曰：“迨今蓄之。”仲仪曰：“尚书有信至汝，可尽索旧帖，吾欲观之，不可隐也。”遂悉取呈。韬于锦囊甚密。仲仪谓曰：“尚书以刚劲立朝，少与多仇。汝毋以此渎公。”乃取书对凤仪并囊尽焚之。后语安道，张甚感之。王张姻家也。

东坡在杭州，一日游西湖，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，时二客皆有服预焉。久之，湖心有一彩舟，渐近亭前，靓妆数人，中有一人尤丽。方鼓箏，年且三十余，风韵娴雅，绰有态度，二客竟目送之。曲未终，翩然而逝。公戏作长短句云：“凤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风清，晚霞明，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，



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，苦含情，遣谁听？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

毗陵一士人，姓常，为《蟹诗》云：“水清讵免双螯墨，秋老难逃一背红。”盖讥朱勔父子。

范纯仁尧夫丞相薨，礼官谥曰忠宣，考功邓忠臣议曰：“每思捐身而开策，常愿休兵而息民，只知扶危而济倾，宁恤跋前而实后。”又曰：“谗言乱国，而明蔡确之无罪；奸党投石，而谓大防之可原。当众人莫敢言之时，在偏州无所用之地，义形正色，愤激至诚，非特救当世正人端士之织罗，直欲戒后世乱臣贼子之迷国，徇公忘己，为国惜贤。”又曰：“父母之国，有时而去；股肱之义，于是或亏。放之江湖，忽如草芥，纫兰泽畔，更甚屈原之忠，占鹏坐隅，已分贾生之死。”又曰：“侧席南望，而快浮云之蔽；趋节东归，而咏零雨之濛。”又曰：“法座想见其风采，诏书相望于道途”云云，时论皆以为允。当崇宁初，追夺元谥并定谥覆官，并罚铜。二年六月，言者再论忠臣，得宫祠。

东坡作《儋耳山诗》云：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傍石，尽是补天余。”叔党云石，当作者传写之误，一字不工，遂使全篇俱病。

王荆公书清劲峭拔，飘飘不凡，世谓之横风疾雨。黄鲁直谓学王濛，米元章谓学扬凝式，以余观之，乃天然如此。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，始置名号，至五大夫与旧列侯、关内侯凡六等，以赏军功名号。侯爵十八级，铜印龟纽墨绶。五大夫十五级，铜印环纽，亦墨绶。皆不食租。此印决曹氏物也。表舅唐慆端仲见之，亦以予言为然。乃赋诗云：“关中金印岂秦关，想见风流汉已还。大飧似书谯县石，兰亭宁数会稽山。空余此日归囊橐，曾是当年杂佩环。万户况将取如斗，此章何足系腰间！”后范左辖谦叔在方城，以书求借，舅氏不与也。



崇宁初，既立党籍，臣僚论元佑史官云，初大臣挟其私忿，济以邪说，力引僇浮，与其厚善，布列史职，或毁诋先烈。或凿空造语以厚诬，若范祖禹、黄庭坚、张耒、秦观是也。或隐没盛德而不录，若曾肇是也。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，若陆佃是也。皆再谪降。时旧史已尽改矣。

王鞏定国为太常博士，常从术士作轨革，画一堂庑，庭中有明珠一枚，旁置棋局。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，得补外。

东坡在海外，琼州士人姜公弼来从学，坡题其扇云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公弼求足之，坡云：“候汝登科，当为汝足。”后入广，被贡至京师。时坡已薨，乃谒黄门于许下，子由乃为足之，云：“生长芸间已异芳，风流稷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管鱼龙窟，秀出羊城翰墨场。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目长。”

国朝宗室例除环卫，裕陵始以非，袒免补外官。继有登科者，然未有为侍从者。宣和五年，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，继而子洎亦除。八年，又除子栎。宗室为从官自伯山始，然皆外任，未有任禁从者。绍兴三年始除子昼侍郎，皆“子”字也，然其他字号未有也。十八年，始除不弃侍郎，不字任禁从，自德夫始。

“香泛钓筒萍雨夜，绿摇花坞柳风春。”舒亶信道诗也。信道清才，而诗刻削有如此者。又有云：“空外水光风动月，暗中花气雪藏梅。”又云：“宿雨阁云千嶂碧，野花弄日一村香。”又云：“万壑水澄知月白，千林霜重见松高。”皆警句也。

韩驹子苍诗云：“仙鹊绕枝翻冻影，征鸿摩月坠孤音。”诚佳句也，但太工矣。

浮休居士张芸叟，久经迁责，既还，怏怏不平。尝内集分题赋诗，其女得蜡烛，有云：“莫讶泪频滴，都缘心未灰。”浮休有惭色，自是无复躁进意。司马朴之室，浮休之女也。有诗在廊延



路上一寺中。一联云：“满目烟含芳草绿，倚栏露湿海棠红。”或云便是咏烛者。

绍圣初，逐元佑党人，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，以水土美恶，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。执政聚议，至刘安世器之时，蒋之奇颖叔云：“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。”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：“刘某命好，且去昭州试命一回。”

杜子美《玄都坛歌》云：“子规夜啼山竹裂，王母昼下云旗翻。”说者多不晓王母，或以为瑶池之金母也。中官陈彦和言，顷在宣和间掌禽苑，四方所贡珍禽，不可殫举。蜀中贡一种鸟，状如燕，色绀翠，尾甚多而长，飞则尾开，袅袅如两旗，名曰王母。则子美所言，乃此禽也。盖遐方异种，人罕识者。“子规夜啼山竹裂”，言其声清越如竹裂也。

鄱阳胡咏之朝散，生平好道。元符初，尝于信州弋阳县见一道人，青巾葛衣，神气特异，因揖而延之对饮。道人指取大白，满引无算。曰：“君有从军之行，去否？”胡竦然曰：“当去。”盖是时欲就熙河帅姚雄之辟也。道人曰：“西陲方用师，好去。”索纸书诗曰：“济世应须不世才，调羹重见用盐梅。种成白璧人何处，熟了黄粱梦未回。相府旧开延士阁，武夷新筑望仙台。青鸡唱彻函关晓，好卷游帷归去来。”授咏曰：“为我以此寄章相公。且曰：‘章相公好个人，又错了路迳也。’”咏叩其说，但云未可立谈。咏问其姓名，亦不肯言，曰：“吾早晚亦游边，可以复相见。”夜艾，咏曰：“先生可就此寝。”曰：“吾归，邸中只在河下。”乃拂衣去。明日，遣人往诸邸寻问，皆云未尝有道人。因告县令，遍邑物色，竟无曾见者。咏至京师，见王副车洗，具告以此，欲持诗谒子厚。洗曰：“慎不可！上方以边事倚办相公，丞相得此，必坚请去，上必疑怪。诘其所以然，君且得罪。”咏以为然，径移姚幕，从取青唐。暨还阙，则子厚已去矣。他日，



子厚北归，闻有此诗，就咏求之，其真本已为駉车奄有，乃录寄之。子厚见诗，叹曰：“使吾早得此诗，去位久矣。岂复有今日之事乎！”方咏之在边日，尝至秦州天庆观，闻说吕先生在此月余，近日方去矣。问：“何以知其为吕道士？”云：“道人去时，适道众皆赴邻郡醮。道人顾小童曰：‘吾且去，借笔书壁，候师归示之。’小童辞以观新修，师戒勿令题浼。乃曰：‘烦贮火殿炉，吾欲礼三清而去。’既而行，殿后砌下有石池，水甚清洌，乃以爪书殿壁留诗云：‘石池清水是吾心，漫被桃花倒影沈。一到邽山空阙内，消闲尘累七弦琴。’后题‘回’字。众惊叹以为必吕翁也。”壁甚高，其字非手可能及，邽山即泰山也。咏思弋阳所遇有游边之约，岂非即斯人与！此说予闻江元一太初云。

宿州灵璧县张氏兰皋园，一石甚奇，所谓小蓬莱也。苏子瞻爱之，题其上云：“东坡居士醉中观此，洒然而醒。”子瞻之意，盖取李德裕平泉庄有醒醉石，醉则据之乃醒也。蒋颖叔过，见之，复题云：“荆溪居士暑中观此，爽然而凉。”吴右司师礼安中为宿守，题其后云：“紫溪翁大暑醉中读二题，一笑而去。”张氏皆刻之。其石后归禁中。

姑苏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，蟠腹中空，每焚香置炉边，烟尽归腹中，久之，冉冉复自蟾口喷出。亦异物也。

退之诗：“风能拆茱萸，露亦染梨腮。”鲁直本亦作“风露液义”。与《兴元宴集诗》云：“庄漫华墨间。”“墨”当作“黑”，华阳、黑水惟梁州，光元，梁州也。

吴安中少年时为《垓子诗》云：“行客往来浑望我，我于行客本无心。”喜为人书之。

李商隐《锦瑟》诗云：“庄周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人多不晓。刘贡父《诗话》云：“《锦瑟》，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。《瑟谱》有《适》、《怨》、



《清》、《和》四曲名，四句盖形容四曲耳。”

唐子西尝见桃李盛开，而梅尚存数枝，因作诗。时张无尽天觉被召，乃以诗投之。云：“桃花能红李能白，春来何处无颜色。不应尚有一枝梅，可是东君若留客？向来开处当严冬，桃李未在交游中。只今已是丈人行，勿与少年争春风。”无尽大加称赏。

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妹，曾子宣内也。有词行于世。或以为东坡女弟，适柳子玉者所作，非也。

崇宁三年，邦基伯父文简公宾老自翰苑拜左丞，而伯父倪老后除内相。宣和八年，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，而其季虚中除内相，皆兄弟相代于北扉，亦盛事也。

广陵先生逢原尝为《暑热思风诗》云：“力卷雨来无岁旱，尽驱云去放天高。”客有传示，王介甫叹曰：“有致君泽民之志，惜乎不振也！”

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，相与赋诗，而逢原先成。举数联，平甫未屈。至闻：“仰跻苍崖颠，下视白日徂。夜半身在高，若骑箕尾居。”乃叹曰：“此天上语，非我曹所及！”遂阁笔。

襄阳有一曹掾，不为郡将所礼，屡窘几殆。一日掾被召，以诗上郡将，而别之有云：“已觉目光在牛角，未信鞭长及马腹。”郡将虽嘉赏而愈衔之。

蔡元度鲁公在位，锡赍无穷而用度亦广。京师感慈寺修浮图题三千缗，时有吴炼师者，丹阳人，辟谷修养，馆于西园庵中，后有隙地，吴劝令蒔麦，既获，颇厌狼籍。公见之，题诗于庵曰：“塔缘便舍三千贯，月俸无逾一万缗。却向西园课小麦，老来颠倒见愁人。”

胡师文元质侍郎利州，一日昼寝书室，蹶然而兴，呼吏问曰：“适有人投讼牒，曰称吴伴姑。”吏曰：“无有。”斯须复梦如初。既觉，复呼吏曰：“倅厅庖舍在何所？其户牖何向？”吏具白



之，即命驾至彼，率倅同观，指一隅命锺发之。不数尺，得一妇人。尸倒植水中，衣履犹未败。盖前倅子舍之婢，因捶死，瘞于此，人莫知之。因命具棺衾，荐以佛事。复梦妇人云：“今免倒形，以就安宅，且将诉于阴府矣。”感激而去。高邮人徐伯通与直，时为馆客，亲见此事。

杜甫诗：“东阁观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”多不详“逊在扬州”之说。以本传考之，但言逊天监中为尚书水部郎，南平王引为宾客掌书记室，荐之武帝，与吴均俱进幸。后稍失意，帝曰：“吴均不均，何逊不逊。”逊卒于庐陵王东阁记室，亦不言在扬州也。及观逊有《梅花诗》见于《艺文类聚》。《初学记》云：“兔园标节物，惊时最是梅。御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。枝横却月观，花遥凌风台。朝洒长门泣，夕注临邛杯。应知早凋落，故逐上春来。”余后见别本，逊，东海剡人，举本州秀才，射策为当时之冠。历官奉朝请，时南平王殿下为中权将军、扬州刺史，望高右戚，实曰贤主，拥彗分庭，爱客接士。东阁一开，竞收杨马；左席皆启，争趋邹枚。君以词艺早闻，故深亲礼，引为水部行参军事，仍掌文记室云云。乃知逊尝在扬州也。盖本传但言南平引为记室，略去扬州尔。然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以建业为扬州，则逊之所在扬州，乃建业耳，非今之广陵也。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。

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，书之绝异者有太宗赐易简御书、宋玉大言赋、并名真戒酒批答、钟繇贺吴灭关公上文帝表、王右军答会稽内史王述书、雪晴寄山阴张侯帖、献之秋风词、梁萧子云节班固汉史、唐褚遂良模本兰亭、李太白天马歌、贺知章醉中吟、张长史书逸人壁、颜鲁公进文殊碑赞、李阳冰篆新泉铭、永禅师真草千文、斋已题赠，并皆真迹。名画则顾凯之雪霁图、望五老峰图，北齐舞鹤图，阎立本醉道士图，吴道子六甲神，薛稷戏



鹤，陈罔蕃马，韩干御马，戴嵩牛图，王维卧披图，边鸾雀竹，李将军晓景屏风，李成山水，徐熙草虫，黄荃墨竹，居宁翎毛，董羽龙水，刘道士鬼神，刁处士竹石，钟隐乳兔。物之尤异者，有明皇赐苏小许公四代相玉印，赞皇父子石研、石兔、竹拂、连理拄杖，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、雷公斧、珊瑚笔架、玉连环，皆希世之宝。后皆散逸，或有归御府者，今不知流落何处。

荆公退居金陵，蒋山学佛者俗姓吴，日供洒扫，山下田家子也。一日，风坠桂壁旧乌巾，吴举之复置于壁，公适见之，谓曰：“乞汝归遗父。”数日，公问：“幞头安在？”吴曰：“父，村老，无用。货于市中，尝卖得钱三百文供父。感相公之赐也！”公叹息之，因呼一仆同吴以元价往赎，且戒：苟以转售，即不须访索。果以弊恶犹存。乃赎以归。公命取小刀，自于巾脚刮磨，粲然黄金也。盖禁中所赐者。乃复遗吴。吴后潦倒，竟不能祝发，以竹工居真州，政和丙申年，予尝令造竹器，亲说如此。时已年六十余，贫窶之甚，亦命也。

吕温卿为浙漕，既起钱济明狱，又发廖明略事，二人皆废斥，复欲网罗参寥，未有以中之。会有僧与参寥有隙，言参寥度牒冒名。盖参寥本名昙潜，因子瞻改曰道潜，温卿索牒，验之信然，竟坐刑之归俗编管兖州。未几，温卿亦为孙杰鼎臣发其赃滥系狱，人以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。

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，禁中以翠尾作帚，每幸诸阁，掷龙脑以辟秽，过则以翠尾扫之，皆聚无有遗者。亦若磁石引针，琥珀拾芥，物类相感也。

中表钱涪子全，穆父之孙，蒙仲之子，三岁丧父，自少刻苦能立，好学有节操。何桌榜登科，即丁母艰，及第十余年，未尝到官。试中学官，除济南府教授，车驾驻蹕扬州，有荐权国子博士者，始入局。参谒长貳，方茶，疾作仆地，舆归，一夕而殂，



竟无一日之禄。惜哉，命薄如此，可为奔走躁图之戒！

世传宗室中昔有昏谬，一日坐宫门，见钉铰者，亟呼之，命仆取弊履，令工以革护其首。工笑曰：“非我技也。”公乃误曰：“我谬也。误呼汝矣！适欲唤一铜漏者耳。”闻者大笑之。

王黼将明盛时搜求四方瑰奇之物，以充玩好。有人以桃核半枚献，中容米三四斗，其问题咏之字满矣。李之仪端叔题云：“观此桃，则退之所谓‘华山十丈莲’信有之矣！”今不知存否也。予当观《洽闻记》云：“吐谷浑桃如大石瓮，岂非此桃也耶？”



墨庄漫录·卷二

蔡绦约之《西清诗话》云，人之好恶，固自不同。杜子美在蜀作《闷诗》，乃云“卷帘惟白水，隐几亦青山。”若使予居此，应从王逸少语“吾当卒以乐死，岂复更有闷乎！”予以谓此时约之未契此语耳。人方忧愁亡聊，虽清歌妙舞满前，无适而非闷！子美居西川，一饭未尝忘君，其忧在王室，而又生理不具，与死为邻。其闷甚矣！故对青山，青山闷；对白水，白水闷。平时可爱乐之物，皆寓之为闷也。约之处富贵，所欠二物耳。其后窜斥，经历崎岖险阻，必悟此诗之为工也。

东坡《赠黄照道人诗》曰：“面脸照人元自赤，眉毛覆眼见来乌。”王立之《诗话》云：“‘元自’、‘见来’皆俚语也。”杜子美诗云：“锁石藤稍元自落，倚天松骨见来枯。”坡句法此，而谓之俚语，立之未之思耳。

建炎改元，冬，予闲居扬州里庐，因阅《太平广记》，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，谈《记》中异事，以供笑语。时子章馆客天长解养直刚中，因言顷闻一异事，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县民方耕田，有民自地间涌出。耕者见之，惊惶，弃犁而走，则斥逐，击之不得，走执耕者及县。县吏遇之，辄殴县吏，吏皆散走。见县令马敦古，又殴令，令亦走。俄而仆于庭，奄然一土偶人也。视之，则岁所尝奉土牛傍所谓勾芒神者，于是共舁出之。未几，复



有至者，亦事皆同。日十数，至不能御。官吏惶恐，令不敢复视事。居若干日，有物人类，蓬首，黑而矬肥，降令舍，莫知其所从来。令罔测，乃曰：“尔无庸恐我，为尔尽食芒儿矣。尔恭事我。”乃汛洒厅事之东室，居之凡十余人，其长者自称天神，其次曰王褒、李贵，其余有姓名。有妇人二，曰云英、月英。日谨伺候，供亿其饮食。尝阖户自窰中出入。有所须召，则其长者呼王褒、李贵。而令为置吏门外，为传呼，事之甚严。自是土怪不至，民亦以其无他，用止怪颇安焉。令尤德之。久之，提点刑狱程棠行县，问令所以，室中遽呼曰：“王褒为我传语提刑，适赠诗，不省已得乎？”置吏以告，棠起立曰：“某适至此。已晚，不敢见也。所赐诗者，实未得。”吏去，复至曰：“诗在提刑汗衫上。”袒视之，果然。乃不敢复语。相与遽起。先是，渭州都巡检侯恩老矣，其为人刚方不挠，好面折人，一州号为木强。自闻见怪，独心常易之。方棠巡按时，恩如州界，方奉迎从至县，恩以职事从在县衙，独据胡床，从厅事傍。俄有物自东隅来阶下，两手扳阶基，首与阶平，徐过恩坐。恩素有力，一手捽其领袂，左手著胡床，从之卒不放，至所谓怪室者两足入户内，引恩手扞户颊，久乃放之。一县大惊，令尤恐，失举止。往来语曰：“都巡检败我事矣！”棠亦愈惶恐徘徊。夜中不闻有声，棠乃归宿于县驿。明旦，棠盛服至上谒，令洒扫，设香案以俟。恩亦戎服，将事谒入不出，日出高，稍稍摩户视闾其无人，室中凝尘尺余，亦不见有人迹。令犹愕然，曰：“竟为都巡所误！祸至若何？”恩曰：“某以为除害已去之矣。何祸为！”棠乃从令及恩共人视之，厅壁间得细书一行，云：“侯公正直，余等谨退。”自后怪遂两绝。侯公者，开封人，字泽之，有子名传，为天长巡检，常为人言此曰：“某是时侍亲渭上，目所见也。”传又曰：“今天长尉贾坛时亦侍其父在焉。”解生闻此事于巡检，后贾尉亦能言之。又